

靈雨淒風江湖泪

古龍著



58

7

长江文艺出版社

霏雨淒風江湖泪

(下 册)

(鄂)新登字 05 号

霖雨凄风江湖泪

作者 吉龙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环境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450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0

书号：ISBN7—5354—0689—O/I·570 (全套三册) 定价：12.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大批蒙面杀手闯入姑射山苏家庄院，烈焰冲天，横尸焦壁，苏家除侥幸逃脱的幼子外，全部惨遭毒手，此案亦成为武林江湖中的一大奇冤谜案。

苏小石在脱逃的家奴苏秋收养下生活，虽遭家奴凌辱，他心怀奇志，忍辱偷生，暗练武艺，历经磨难。在恩师指引下，他闯荡江湖，寻仇觅踪，终将大仇报毕。

复仇的经历中，他又与江湖上一群绝色侠女乐竹青、杨绿绿、李小萱、香草等恩恩怨怨、情仇交结。一时情意绵绵，一时又拔刀怒向，悬念迭起，笑料频生，令人捧腹。“花中选花”最终同意中人宋敏娘共结伉俪，隐退山林，高潮时起的戏剧场面至此戛然收尾。

目 录

五三、假假真真	(429)
五四、其意难明	(438)
五五、秉性忠厚	(445)
五六、母子初见	(454)
五七、伤心透顶	(462)
五八、虎毒食子	(471)
五九、难分难舍	(477)
六〇、烈火焚牢	(488)
六一、腥风血雨	(495)
六二、神秀之后	(501)
六三、落魄潦倒	(508)
六四、一波三折	(517)
六五、嫁鸡随鸡	(524)
六六、追本溯源	(532)
六七、两个条件	(538)
六八、着手回春	(547)
六九、道在屎溺	(555)
七十、五音连弹	(564)
七一、一只银掌	(571)

七二、三恶齐现	(577)
七三、五指五音	(584)
七四、道德书院	(591)
七五、双双落网	(597)
七六、一块血布	(608)
七七、屎溺是真	(622)
七八、师徒一对	(624)
七九、恶人之死	(632)
八〇、批风抹月	(639)

五三、假假真真

这是一座铁屋，无论屋顶、门窗、墙壁虽都是普通牢房的建筑，但通体黝黑，一望而知是生铁铸成的。

那铁屋的厚度以及建筑的方式，任你功力再高，若无钥匙，几乎没有可能逃得出来，可说是座牢不可破的铁牢。

苏小石被关在里面。晚饭时分，第一道门“铮”“铮”的打开，苏小石在第二道铁门后的房看出去，见是那守牢卒名叫“骆双刀”的汉子走进。

苏小石听宋广嘱咐他小心看守时，得知他的名姓。心想，这骆双刀，宋敏娘不是对青阳四刀说他是看管后花园的么？怎么又守起牢房了？

他不知道这牢房坐落宋家的后花园内，是宋广专门用来囚禁武林高手用的，只因骆双刀的刀法仅略逊青阳四刀一筹，宋广特命他看管深处宋家巨屋之后的重地——后花园，自然包括那铁牢在内。

以骆双刀的刀法，宋广深信由他亲自把守，纵然强敌来救，骆双刀亦可抵挡得住，何况此人既机警，又特别忠心。那是因宋广不但助他杀了大仇人青阳四刀老大青阳威，而且救了他一命，所以他对宋广十分忠心。

这时骆双刀捧来食盘，上面菜肴倒也丰盛，绝不象一般对待囚犯的伙食。

骆双刀沉默寡言，他将食盘朝铁门上的窗户座上一放，便即退出，锁上第一道铁门。

铁门上的窗户狭窄，仅恰可容纳狭长的食盘出入，苏小石伸手将食盘拿进，他肚子早饿了，此后命运如何，且不管他，吃饱要紧。

吃完，行一遍坐功，体内毫无异状，苏小石倒不怕宋广在食物内下毒，心知宋广得到雷音神掌秘诀之前，决不会毒害自己，只怕他在食物内下迷魂药物，但也不可能使自己在昏迷状态中吐露掌法秘诀。

这是因为迷魂药固然能使人昏沉沉的知无不言，却不能使人将一套完整的武学毫无遗漏的述出，而一般武学只要口诀稍有错误，练来不但无功，反而有害，更遑论雷音神掌这种差之一字，谬之千里的精深武学了。

宋广若要苏小石将雷音神掌秘诀述出，非得使苏小石诚心诚意不可，这谈何容易？苏小石暗想：“宋广以生死大事来要挟我都未能成功，他又有什么叫我毫无戒心的为他录出雷音神掌？”

只觉宋广答应和陈惊座相换自己，算盘实在打的不精。

一连三天毫无功静，除了骆双刀按时亲自送饭外，苏小石看不到第二个人，三天来他一句话也没说，只一个人在铁牢内吃了饭便睡觉。

谈到睡觉，牢房内倒有一张上铺锦垫缎被，绣枕纱帐一应俱全，苏小石一生真还没有睡过几次呢！

渐渐苏小石觉得住在这铁牢内倒是蛮惬意的，吃了睡，睡了吃，遇上懒人，就是关他几年不放，他也能够逆来顺受的度过。

可是每当寂寞时，他不自觉的产生一种渴望的心情，渴望看见“她”的来临。

这是因陈惊座对宋广说的那句“既得雷音神掌又得乘龙

快婿”的话引起的，显然这话点明了宋广迟早要宋敏娘来访问使自己乖乖的录出雷音神掌，那么，她什么时候奉父命来进行那任务呢？

宋敏娘为他许的愿，为他受的剑伤，为他而下的永不跟宋广说一句话的誓言，为他而破誓，为他求了宋广三天三夜，尤当念及因宋敏娘三天三夜只不停说那句“爹爹，女儿求您放过他”的话时，苏小石真想马上见到“她”。

“最难消受美人恩”，天下英雄都有此感觉，他苏小石又何能例外？

然则见到又如何？她若不提雷音神掌，再见她，虽是同样一个人，在苏小石的感受上大大不同于第一次见面时只知她是宋广的女儿。

现在再见面，她是“宋广的女儿”并不影响苏小石对她的观感，宋广虽恶，她不恶。宋广是自己灭门大仇的帮凶情有可原，因为那无关她的事。她完全不像她父亲，祖父，她的恩情，她的柔情，苏小石铭感五内，永难忘怀，他想她来。

若是她提起雷音神掌呢？想到这里，苏小石又不希望她来。

苏小石只想她来看看自己，不带任何企图，只是来看看自己就好了，不然，再见面时，他对她的观感将完全改观，那时什么恩情，什么柔情，都将因一句“你为我爹爹录出雷音神掌”的请求而摧毁。

只因她若怀着那种“企图”来临，等于以情感来买苏小石的应诺，那么那种有代价的：情感”，值得几何？

苏小石心想，纵然她是奉着父命，但她也应了解一个大丈夫是不能惑于美色之下的。她若瞧得起我苏小石的为人，决不会答应她父亲来相求自己。

否则就是将我苏小石瞧低了，你不把我苏小石当作男子汉大丈夫看待，我苏小石自也不将你当作有恩有情的“淑女”看待。

苏小石念头想定，只要宋敏娘为宋广求自己，自己将毫不客气的轰她出去，绝不留任何情面的轰她出去！

他决心如此做，决心宋敏娘有所为而来时好生羞辱她一顿，但又是三天过去，仍不见她的“芳踪”。

莫非宋敏娘不答应她父亲来求自己，所以不来？苏小石一念及此虽觉欣慰，却更觉惆怅。

这天黄昏晚饭后，第一道铁门又“钹”“钹”的被推开，奇怪，这是谁？

依照惯例，晚饭后直到第二天早上，骆双刀送早餐时才又打开铁门，同时收回昨天的晚饭食盘。

这决非骆双刀，那么是谁？莫非是“她”来了？

苏小石怀着终于得见的心情，一跃而起倒在床上的身体，直掠第二道铁门后的洞口。不是“她”，是宋广。苏小石失望的走回，骆双刀没有陪同宋广一起进来。

只听一人走进，另一人在外面锁上第一道铁门，显然是宋广亲自来游说自己，却怕自己逃出去，便命骆双刀锁上第一道铁门。

苏小石倒在床上装睡，虽听宋广打开第二道铁门，却不理会。

宋广走进牢房，苏小石寻思到：“我若出其不意的制住宋广，即可命令骆双刀打开第一道铁门而安然地离开宋家了。”

想是这般想，却没行动。因苏小石知道不可能制住宋广，自己“雷音”未编成前，根本不是他对手，又何能出其不意的制住他？制不住他，反倒叫他耻笑自己。

苏小石痛恨宋广帮同乐大群毁了自己的家，虽打不过他，但等他开口招呼时便骂他一顿，出口恶气。

只听宋广道：“石弟醒来，我是你大哥！”

苏小石心道：“竟同我称兄弟了，那也不成，你就是喊我爷爷，也休想称你之心！”

蓦觉声音不对，翻身跃起正要喊一声“张大哥，”但眼前明明是宋广，那是张酒酒了？那“宋广”嘘了一声道：“别惊动守在外面的骆双刀，我是张酒酒！”

“果真是张酒酒的声音，一点没错！”

苏小石惊叹张酒酒易容之妙，忍不住低呼一声“啊”

张酒酒低声道：“我五天前就来了，宋广的家宅范围真大，守卫也真严，好不容易找到这里，但要救你出去，却不可能。”

苏小石疑声道：“为什么？”心想“你既瞒过骆双刀的眼睛，就是堂而皇之的带我出去，又有什么不可能了？”

张酒酒道：“我要救你出去，外面骆双刀那关就打不通，莫看骆双刀一人守住这铁牢，他双刀仅次于青阳四刀中的老大青阳威，乃天下刀法坐第二把交椅的高手，我决不是他的刀法之敌！”

苏小石心道：“也不要你硬打通他那关，管他刀法高不高，难道他敢拦阻他主人带我走出铁牢么？”当下心中更疑，却不动声色，看“他”在耍什么花样？

张酒酒道：“宋广严命骆双刀说：若不见你录出雷音神掌，决不准任何人放你离开铁牢。”

苏小石道：“大哥怎知的？”

张酒酒道：“五天来我天天躲在宋家奴仆中、四处找你被关的地方，幸好宋家奴仆众多，我随便化装一人走动，别人也认不出来，第一天我便听宋广如此告戒骆双刀，言下之意

似怕他女儿偷偷放你，所以如此严戒。”

苏小石“嗯”了一声，认为“张酒酒”这番话说的很象一回事。

张酒酒又道：“今天总算让我找到你的下落，但我不敢冒充宋广放你，只敢冒充宋广来看你。”

苏小石暗暗冷笑，却问：“这又为什么？”

张酒酒道：“我若冒充宋广来看你而不放你，骆双刀只当宋广亲自来游说你为他录出雷音神掌，不然的话，骆双刀一定会怀疑问宋广为什么未得雷音神掌前而放你？如此一来，他很可能猜出我是冒充的！”

苏小石点了点头，心中却道：“宋广啊，亏你能够编出这番大道理来！”

原来他怀疑眼前这人根本就是宋广，而假冒张酒酒来骗雷音神掌秘诀了。

苏小石这般怀疑只因仿效一个人的声音不难，但要装扮一个人连那人的手下也辨别不出，真是难上加难。一个不难，一个甚难，很自然的使苏小石联想到宋广在冒充张酒酒的声音而来欺骗自己了。

但他却不打算揭穿，心道：“宋广啊，我看你如何叫我录出雷音神掌来！”他想，这“张酒酒”说什么我就应什么，反正就把他当作真的张酒酒，但等他道出目的，那时再一口揭穿，好生羞辱一顿冒充“张酒酒”的宋广，骂他枉费了心机！当下便道：“乐竹青呢？”张酒酒道：“陈惊座倒很守信，我交出雷音剑谱，他即放她自由，同时也不留难我，青弟一得自由马上关心到你，无论如何要我设法救你出去！”

苏小石冷笑道：“谁要她关心我！”

张酒酒叹道：“她是你一母之妹！难道你还恨她？”

苏小石仿佛忘了眼前是假的“张酒酒”，说道：“她是我灭门大仇之女，不由我不恨她一辈子，幸亏我没帮她杀了宋广，否则岂不是帮助仇人报仇了！”

张酒酒道：“唉，可怜的青弟，她白毁了自己一双眼睛！”

苏小石道：“那也活该，谁叫她起心不良，害我叔叔也成了瞎子！”

张酒酒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叹道：“你还杀不杀她？”

苏小石冷冷道：“不一定！”

张酒酒叹道：“我知道你饶不过她，虽说那天在上清院她情愿让你杀你不杀，但你灭门大仇只剩此女，你是迟早不会放过她的！”言下有点不高兴的味道。

苏小石嫉妒道：“大哥只知关心她！”

苏小石乃明理之人，虽恨乐竹青是大仇之女，但乐大群引凶时，乐竹青还不知在哪里，再恨也不致去杀乐大群的女儿。但因他们的母亲只愿叫乐竹青替她乐家报仇而不顾前夫苏家之仇，这使苏小石十分痛心，由带而嫉恨乐竹青的存在，所以言不由衷的说那句不一定杀不杀乐竹青的话。其实他既在上清院答应不杀乐竹青，决不会再反悔的。然则听在张酒酒耳中就当真了。他关心乐竹青胜过苏小石，听苏小石说“不一定”心中甚觉不悦。但张酒酒并不多劝。说道：“你与她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谁都关心，决不存厚此薄彼之心。”

苏小石突然想到眼前根本是假的“张酒酒”，何必在他面前跟乐竹青争宠，转念有意去问：“乐竹青既叫大哥来救我，不知如何救法？”

心想他若是宋广假冒，一定会说不如录出雷音神掌的话来，哪知出乎意料，只听张酒酒道：“石弟，你想不想跟我学雷音神剑？”

这一着倒把苏小石弄迷糊了，便问：“大哥不是将雷音剑谱给了陈惊座吗？”

张酒酒道：“给是给了，但我早已背熟，你只要跟我练会，定可逃出此地。”

苏小石好生不解道：“真的么？”

张酒酒道：“你且跟我把口诀背下。”

苏小石不相信宋广懂得什么雷音神剑口诀，颌首道：“好啊！”

张酒酒即将口诀念出。

苏小石一一记在心头，好辨别真伪，张酒酒三遍念完，说道：“今日时间耽搁太久，我明晚再来。”

苏小石索性帮他说道：“可不是，再耽搁下去，外面的骆双刀不无疑心。”

张酒酒点了点头，道：“那我得赶紧走了。”说着一人走出，锁上沉重的铁门。

只听张酒酒敲了第一道铁门，不一刻，骆双刀打了开来。

张酒酒交给他第二道铁门钥匙时，装宋广的声音道：“好生看守，我明儿再来劝他。”

骆双刀倒真是标准的沉默寡言者，宋广说什么他便听什么，一句话也不多问，只要尽到看守的责任就行了。

那“宋广”若真是张酒酒装的，苏小石倒真佩服张酒酒不但相貌装的像，连声音也学的维妙维肖。

铁牢恢复寂静后，苏小石仔细体味张酒酒念的那一遍“口诀”。

反复推敲下，只觉那篇“口诀”竟然与雷音神掌的“口诀”有一脉相承之处，生象那“口诀”是雷音神掌口诀的续篇。

这一来苏小石更迷糊了，寻思：到底那是宋广，抑是张酒酒？

五四、其意难明

第二天晚饭后，张酒酒装的“宋广”又来了。

张酒酒走进牢房，苏小石便道：“大哥，咱们在此谈话不怕骆双刀听到么？”

张酒酒摇头道：“一来咱们说话声小，二来他不敢细心潜听，只要他不潜心静听是绝对听不到咱们谈话的内容的。”

苏小石问道：“他为何不敢细心潜听？”

他心想，凡人无不有探听隐私的心性，看你如何帮骆双刀解释？

张酒酒道：“骆双刀此人在江湖上声名，有名的刚正不阿，青阳威忌恨他的刀名几乎要赢过他们青阳四刀，多次找他决战，骆双刀却不肯同他斗，但因骆双刀为人刚正，深得人缘，江湖上不说骆双刀示弱，反说骆双刀不屑同青阳威斗。

“这话听到心量狭小的青阳威耳中，更要同他来一次决斗，骆双刀颇有自知之名，一来打不过青阳威，二来就是打赢，青阳四刀一向联手惯了，说不定青阳威一败，四人便会联手找他晦气，所以他是决心不斗。

“但他也是爱惜羽毛的人，要他避免青阳威的纠缠而自己承认不是青阳威之敌，却也不肯，青阳威找上门，他便避而不见，结果一再推辞不见，惹火了青阳威，一天青阳威又找上门，见他不在家，便把他一家老小八口全部杀了！”

苏小石剑眉一掀，怒道：“哪有这么狠的人！”

张酒酒叹道：“世上心毒手辣之人比比皆是，但这么一来

骆双刀怒而答应同青阳威在武林同道前决一死战。

“青阳四刀是广东人，骆双刀是广西人，他们约在两广交界处斗，青阳四刀自请声名在两广称霸的宋广出面观战。

“那一战骆双刀虽是满怀仇恨之心，却是战战兢兢，只因不但青阳另三刀在场助气势之威，青阳威只把宋广请来观战已够骆双刀胆寒了。

“谁都知青阳四刀同宋广交好，倘若青阳威遭不测，包不定宋广会插手相向。但他骆双刀横了心，打定主意非杀青阳威替老小八口报仇不可，只是要出怪招立杀青阳威，否则青阳威一遇惊险，助他的可是人太多了。

“骆双刀未应允比斗前，想来刀法苦练了一段时间，致使他本不如青阳威的刀法竟然能与青阳威战了千招不败。”

苏小石插口道：“大哥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你不是匿身上清院内么？”

张酒酒道：“这等两位刀法高手决斗，我岂能放过，那天我什么也不管，就以香火老道的姿态出现决斗场中，那天观战者甚多，我挤身人群中谁也不注意我。当日整天经过，我亲眼所观，自然知道的清楚。”

微顿，又道：“可惜骆双刀求胜心切，苦练的几招怪招未能发挥效果，只能战个不胜不负之局，一旁青阳威的兄弟怕他兄长万一落败，天下第一刀青阳家的声名从此完蛋，于是暗中乘骆双刀战的精疲力尽时，射出有毒的细小暗器。”

苏小石听的不由骂道：“卑鄙无耻！”

张酒酒噓的一声，道：“小声点！”

接着说道：“骆双刀当场中了暗算，翻身倒地，但不细心的人看不出青阳威的兄弟做鬼，只当青阳威一刀劈下时，骆双刀功力不敌，双刀未能架住之敌，哪知青阳家无耻的兄弟